

# 新年新希望，平安就是福

文 / 钱红春

## 茄山河

刚刚过了一个勿一样个春节，安安静静“宅”辣屋里向，想起勿少老早过年个事体。小辰光总是望过年，因为过年可以拿到爷娘拨个一块洋钿压岁钿。我当时读书要走交关路，看到马路浪来往个脚踏车就邪气眼热，啥辰光自家也能踏脚踏车就好了。过年手里有仔压岁钿，我最先想到个就是到租车行租一部一角洋钿可以踏一个钟头个脚踏车，辣辣弄堂小朋友扶牢下头，慢慢学会了踏脚踏车。后来每到年三十，我就租部车子，踏到东踏到西。小辰光过年，只晓得是能够满足自家心愿个日脚。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应征入伍。每到临近过年，连长指导员总会讲点古今中外战争史浪因为节假日放松警惕，被敌人偷袭，伤亡惨重个事体，讲得最多个就是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强调过年勿忘战备。辣辣部队过年，平常夜里站岗由一个

人变成了两个人，除脱亲友来部队探亲个战友去住招待所了，其他人几乎天天夜里要站岗，再加上半夜里“紧急集合”也比平常多，过年根本就勿要想困个安稳觉，比起平常要紧张得多，也吃力得多。侬讲“每逢佳节倍思亲”，但辣辣“眼睛一睁，忙到熄灯”个军营里，啥地方有空想屋里呢？过年就更加没空了。辣辣部队过年，就是紧张加警惕。

退伍以后，进了一家工厂，也成了家。厂里工作邪气忙，年三十常常加班，有几年连凭票供应个年货也既没辰光去买。有一年，过年放假一天，老婆看我捏仔一把各种各样个票证准备出门买年货，就一把拉牢我讲：“男人外头走，带仔老婆一双手，过年了，依穿仔仔件裤子蹩蹩蹩个工作棉袄走出去，我台也拨依坳光了。”伊边讲边帮我换装，里向穿一件中式旧棉袄，外头再套件新做个“的确凉”罩衫，横看竖看，看仔半半六十日才放我出门。拜年买年货个人交交关，排队辰光一长，就觉着有点吃力，经过店门口个邮筒，我就

顺势靠上去歇一歇。啥人晓得离开个辰光，左手袖子管拨邮筒黏牢了。原来为迎接新年，邮筒重新油漆过，漆既没干透，乃末中仔“头彩”。刚刚穿上身个新罩衫，袖子管外侧是斑斑点点个油漆。回到屋里，拨老婆劈头盖脸骂一顿。当时过年，“忙”字还要加个“乱”字。

改革开放了，日脚一天比一天好，但我比小辰光更加想过年。勿是望吃，现在一日三餐，想吃啥有啥，比老早过年还要丰盛得多；勿是望穿，儿子媳妇拨我买个新衣裳新鞋子也侬想勿起来穿；勿是望亲朋好友过年辰光聚聚，现在无论啥辰光啥地方，打个电话发个微信，侬会应邀而来；至于白相就更加便当，现在出趟门，勿论远近，乘汽车，乘高铁，乘飞机，想去啥地方就去啥地方。

葛末现在在过年究竟望点啥呢？望个是小辈辣新个一年里更有长进；望个是自家晚年生活越过越美，越过越精彩；望个是国家富强，年年迈上新台阶。当然，更加重要个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平安就是福。

## 老里八早

小辰光听“草船借箭”个故事以后，就对诸葛亮邪气崇拜，自家嘴巴里也会常常念叨“我要借个东风……”“我要借个东风……”，其实介小小个因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晓得“借”来东风能派啥用场？结果“东风”既没借到，大人个警告碗筷甚至房间一并出借，先收到了：小因之间勤借来借去！嘴巴里答应：“晓得了！”私底下，今朝借块橡皮，明朝借支铅笔，还是常常有个，小朋友之间个友谊也越借越深。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对侬句话我最早是从“借”迭个动作上去理解个。小因之间不能借，大人反而经常借来借去。当年，石库门一栋楼五户人家，烧饭侬集中辣一楼“灶披间”里，地方是紧张了一点，倒也其乐融融，相互之间有厨艺切磋，有心得交流，更主要个是信息交换，菜场有啥好菜，大家轮班去排队，一道买买买。至于烧菜辰光互相之间借点调料，更加是经常个事体，而且“有借无还”，号称一栋楼里大家侬是“异姓兄妹”，侬种借用勿着还个。勿过，每到月底辰光，二楼个张婶经常会来阿拉屋里借一块洋钿，作为伊拉屋里两个大人三个小孩一周个伙食费。等到次月发了工资，张婶就会来还，另外还会附带一块饼干或几粒糖，嘴巴里讲“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葛末啥物事借了一定要还？啥物事可以借了不还？对阿拉小因来说，侬个问题太难，所以还是勿借为好。

以上侬眼只是“小借”，到过年辰光还要“大借”。当年大家办家庭聚会甚至婚宴侬既没“下馆子”个讲法，“螺蛳壳里做道场”，侬是各家煮灶（夫）辣灶披间里拼智慧秀厨艺。记得大致春节前一个月，一楼楼梯口

就会贴一张白纸，每家写上过年请客个日脚和大致人数，一家出门作客一家辣屋里做东，邻居之间争取错峰，整栋楼里合理调配。一是为了让出狭小个共用厨房，二是为了拿屋里个台子凳子碗筷甚至房间一并出借，用于邻居请客。当年住房狭小和计划经济个大背景下，各家各户个日用品侬是按需配置，绝无多余。甚至有一年，二楼亭子间张婶老弟兄五六口人上来上海过年，一楼宁波阿娘全家正好要回老家，阿娘拿自家个房门钥匙往张婶手里一塞，“被头伙伙清爽了，依就当自家屋里。”侬就叫“金相邻，银亲眷”。

还有一种借是勿声勿响发生个——借衣裳。当年，阿拉一套衣裳要穿一季，既没条件天天翻新头。一件衣裳穿几年，缝缝补补又几年，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屋里老末永远穿哥哥姐姐个旧衣裳。条件好个人家辣过年前请裁缝师傅到屋里，拨全家人做几身新衣裳。勿过，对阿拉侬点小人来讲，反而欢喜穿旧衣服，勿当心弄蹩蹩了，或者被钉子钩坏脱了，也不会拨大人骂。

到了谈“朋友”个年纪，每次见面穿同样个衣裳就有点“坍招势”了，弄堂里身材差不多个年轻人就会借衣裳穿。大家侬是老邻居了，一看就明白，“伊有花头了”，勿过大家侬勿会讲出去。同理，屋里要来贵客，为了扎台型，邻居之间借点摆设也是会有个。

借东借西借“东西”个年代过去了，到了现在，“借”已经从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层面，更多个是要“借时光”“借青春”“借思念”“借年华”……

## 借东借西

文 / 管强

# 牵记一只油墩子

文并图 / 沈一珠

## 画白相

老早仔，一到西北风辣弄堂里窜来窜去个辰光，下半年三四点钟，风阳路上，选只弄堂口一只油墩子摊头就摆出来了。迭条弄堂蛮阔，朝南，走过几排石库门房子，可以穿到南京西路；朝北，穿出一片石库门房子，就是北京西路。弄堂一头是只幼儿园，一头是南京路上海电视台，还有一条卖牛仔裤子个青海路。所以，人来人往，邪气闹猛。

炸油墩子个，阿婆多一眼，家什装备侬差勿多，一只小矮凳，一只煤球炉，一只铁镬子，跟普通屋里用个勿一样个，选只铁镬子上多一只铁丝网架子，沥油个。脚跟头就是一面盆萝卜丝搭仔一面盆调得薄溇溇个面糊。

有一只长柄个勺子，勺子是个白铁皮做个，椭圆形，底比口稍许小一

眼，大约模两三厘米深。做个辰光，先舀一勺面糊进去，衬底；再松松交堆一层萝卜丝辣上头，再淋一勺面糊上去，封牢，连勺子一道摆进油镬子里炸。柄上端有弯头，可以钩辣铁镬子沿口，然后，阿婆可以腾出手来做下头一只。等油墩子表面炸成金黄色，铁勺子一翻，油墩子从勺子里落到油里再炸，用筷子辣油镬子里翻一歇，看上去脆了，就搬到铁丝网浪向沥油，也是冷一冷，否则，就算用纸头垫好，也根本既没办法捏上去。

长远既没吃了，有点牵记。前两天，到七宝老街去白相个辰光，就碰着一只油墩子摊头，5块洋钿一只，比从前贵交关。问伊，阿好等一只刚刚从油镬子里拎出来个？小姑娘虎起仔面孔，讲，侬是刚炸出来个，一边从铁丝网架子滚个油墩子里揀仔一只。



手捏上去是勿大烫了，咬一口，倒是热烘烘，正好，味道也正正好，是从前个样子。想想，小姑娘脾气是大着个眼，做生活倒是勿推板。

# “面皮”“面汤”易误读

文 / 叶世赫

上世纪五十年代汉字简化以前，“面”字的两种基本含义是分别用两个字表示的：和面粉、面食有关的，写作“麵”；和脸面、表面有关的，才写作“面”。之后，普通话适应这种变化，多用“脸”表示后一种含义；因而矛盾并不突出。而上海话则并未同步跟进，还是“面孔（脸）”“面布（洗脸布）”“面盆（脸盆）”“揩面（洗脸）”“面汤台（洗脸桌）”“面架子（脸盘儿）”盛行。其中最容易混淆的，一是“面皮”；二是“面汤”。

上海人说的“面皮”，和包饺子、做面条完全没有关系，指的是人的脸皮、面子。说人“老面皮”，是斥责对方脸皮厚、不知羞耻。当然，这种表达历史上是有出典的。据宋代《太平广记》记载，唐代郎中张元一曾当着武则天的面，嘲讽河内王在契丹进犯时狼狈逃

跑的景象：“里头极草草，略鬓不摹摹；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明代《二刻拍案惊奇》：“凭着我一半面皮，挨当他几十挑米，敢是有的。”也是明代的小说《石点头》写紫英不得已见父亲：“我念生身养育之恩，只得老着脸皮去见他。”

“面汤”一词也容易引起误解。先看以下的例句：《初刻拍案惊奇》：“董天然两个早起来，打点面汤、早饭齐整等着。”《开卷一笑》：“金鸡喔喔叫，慌忙扒起身，面汤与茶点，色色俱调停。”《19世纪晚期的上海话》：“教店家搬面汤水来，烧茶弄夜饭。”这不明明白白都是说汤面或盛有面条的汤么？错！它们指的全部是洗脸水。清代戏曲集《缀白裘》里有段词说得比较清楚：“银簪个个丫头，面汤水、脚汤水，是介掇出掇进。”“面”指脸，“面汤（水）”是相对“脚汤水”而言的。

此外，一些含有“面”的上海话熟语，保不定也会在不十分熟悉沪

语的人中间产生歧义。“面长面短”不是可伸缩的拉面，而是指人的长相；“面白皤俏”不是细轧的精白面粉，而是形容脸色苍白憔悴；“面生勿熟”不是面食没煮熟，而是表示似曾相识；“翻转面皮”不是形容印度飞饼，而是说翻脸换表情包。可见，“面”“麵”相通后，给理解上海话的书面语增加了难度。

## 沪谚熟语印

篆刻 / 周建国

三克油：谢谢。是英语“Thank you”的音译词。

说死话：说俏皮话，取笑逗乐。



三克油



说死话

# 王伯伯写春联

文 / 邵天骏

春节前一个礼拜天我出门散步，看到小区门口边浪有邪气闹猛个一群人，就走去去轧闹猛。原来，一位老伯伯正辣聚精会神写春联。每写好一副，就拨人兴高采烈个拿去，留下来一连串笑声。

我认得侬位老伯伯，姓王，今年已经七十二岁了。伊个书法作品，曾经辣勿少评奖活动里获奖，我原本以为请伊写字需要勿少“润笔”，既没想到伊为小区邻居写春联居然完全免费，连纸张也是自掏腰包。

老伯伯既没注意到我，依旧辣挥毫泼墨，一个个字落辣红纸头浪，就像缤纷跳跃个“音符”，喜意十足，充满年味。有人怕自家一时头拿勿到，就高声喊：“下一副该轮到我了，大家排好队。”老伯伯面孔浪笑吟吟，轻声细语讲：“勿要急，勿要急，每个人侬有份。”侬样个情景，我已经好多年既没看到了。

侬能介写春联要写到啥辰光，王伯伯毕竟年纪大了，勿好太吃力个！我轻轻交喊了一声：“王伯伯。”连叫两遍，老伯伯才发觉是辣叫伊。

伊抬起头来看到我，就开

心个应道：“依来了，乃末就好了，快点帮我做桩事体！阿拉小区还有一个会写春联个，依去拿伊喊来好伐？”

“好个，好个，我也是侬个意思，正想问问侬。”

“想勿到，现在还有介许多人欢喜贴春联，我心里也是特别开心。”

“或许是因为手写个春联更有一种祝福个味道，同超市里卖个印刷品是勿一样个。”

“嗯，只要大家欢喜，我写得也开心个。”

天色一眼眼暗下来了，排队领春联个人走了一拨又来一拨，勿少人家已经开始辣门口贴春联了，红彤彤个颜色透出一股喜气。一位年轻个姆妈领仔小因，手里拿了一副王伯伯写个春联，反复叫小因“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冬日暖阳下，看小因一副天真个样子，我忽然觉得心情开朗，好像自家也变得年轻了。